

惊神关小刀（中）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诸葛青云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“武侠小说”成痴，还珠的“蜀山”、“青城”，朱贞木的“罗刹夫人”、“七杀碑”，郑证因的“鹰爪王”，白羽的“十二金钱镖”，平江不肖生的“火烧红莲寺”，赵焕亭的“洪扬豪侠传”，王度庐的“鹤惊昆仑”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！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薪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武侠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，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！

星、马的“星洲日报”、“南洋商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新明日报”，泰国的“星暹”、“京华”，香港的“成报”、“快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星岛”、“工商”、“华侨”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“侨报”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转变，汗水要不停滴落，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。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，也有“空虚感”！换言之，这种“消耗心力，娱乐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！！！！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、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迹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谪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？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，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粲！！！！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
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惊神关小刀

第十一章 神刀会灵刀

关小刀大叫不妙，猛又将柳条分成数条，一鞭抽向窗门反拖，一鞭抽向她手中桌脚，其它全往她身上卷抽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际，窗门被抽闭些许，桌脚已撞碰上去，李春风蹿势为之受阻，紧接着桌脚被抽拖回来，身躯、手脚全被卷着，那柳条虽细，但贯以真力，其韧如牛筋。

猛抽之下，李春风唉呀直叫不妙，反滚回来，关小刀见机不可失，哈哈谑笑，欺身上去，一连数指点中穴道，李春风闷哼一声，倒栽下来。

关小刀这才扯下柳条，拿在手中耍着，谑笑道：“多厉害？想整我？也不看看我是谁？”

李春风怒斥：“用卑鄙手段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话未说完，叭然一响，又吃一鞭，吓得她不敢乱言，把欲将人分尸裂肉怒火硬是压下，极思脱困对策。

关小刀冷笑：“对付你这种人，不必称什么好汉，只要能逮着你，就是天下幸运啦！”

李春风冷斥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有没有仇，大家心里明白，你又何必睁眼说瞎话？”

李春风咬牙切齿一阵，突又轻叹：“其实我早已放弃华剑英，想跟你交往，我是真心的，要不然，我方才就不会让你绑着，关郎，你放开我好吗？我将一辈子感激你，侍候你，绝无悔意……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真的吗？我听得有些心动呢！”

李春风露出娇媚容颜，欣笑道：“其实你我可说郎才女貌，天造一双，地设一对，我们是有过过节，但那些都不足以抵挡感情的火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都是你的人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我也很想娶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只是我对你的来历还弄不清，难免有些怕怕的……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我的来历简单啊！我是孤女，父母双亡，从小住在这里，只是认得师爷，偶而替他办点事，如此而已。”

关小刀邪笑：“是吗？”思考着是否要拆穿她原是住江南，更嫁过人，以及其他种种事情。

李春风哪知丫鬟已说了底子，而且他还碰上田威，仍自一口认定，所说完全属实。

关小刀怪黠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倒是挺单纯，好吧，看在咱们一夜夫妻百日恩分上，饶你便是。”

他决定不拆穿，免得让她猜出假扮华剑英一事。

李春风霎时心花怒放，媚笑连连：“小冤家，那快放开我啊！对自己爱人如此，太狠了吧！”

关小刀黠笑道：“可是……我有这个嗜好，怎么办？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那找来阿樱丫鬟陪你玩便是，她还是个处女，而且又对你有意思，玩起来一定很过瘾，至于我嘛，等养好伤，再陪你玩如何？”

关小刀暗自斥叫，真是狠毒心肠，拖人垫底，一点都不留情。

他邪笑道：“可是，我对你情有独钟啊！”

“这……呃……”

李春风干关：“那也得等我伤好了再说吧？”

关小刀：“好吧，看来今日办不成事，你就说点刺激的事，让我高兴一下也好。”

李春风道：“什么刺激事？”

关小刀两眼发亮：“我最喜欢跟师爷斗了，他可告诉过你，如何收拾我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没有啊，师爷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怎会收拾你？”

关小刀表情转冷：“少在那里打迷糊仗，你们的事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你们本就计划挑起神剑门和灵刀堂战争，然后利用我打前锋，再找机会除掉我，对不对？”

李春风暗自惊诧，他消息为何如此灵通，仍自装笑脸：“你误会了，完全没这回事。”

“没有吗？”

关小刀邪邪一笑，抓起落在地面匕首，晃得冷光闪闪，笑声更邪：“真的没有吗？”

李春风不禁全身发颤，急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关小刀邪笑：“刀子落在你脸上，就知道干什么了。”猝然猛挥刀，穿过嫩白脸面，吓得李春风尖叫：“你敢——”冷锋掠过，未见血痕，她始嘘气，暗道要命。

关小刀抚弄刀锋，邪笑道：“说实话，一切没事，否则，嘿嘿嘿，后果自行负责！”

“你想对我如何？”

“很简单，在你脸上刺字而已。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你可以试试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说，你们用何伎俩引诱公孙白冰攻打神剑门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可恶！”

关小刀当真挥刀，往她脸面划去，刀尖方触及脸肤，疼痛乍生，吓得李春风疯狂厉叫：“你敢——恶魔！敢毁我容？我们写信叫公孙白冰亲自前来，如此而已！”已自泪水渗流。关小刀道：“写些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全是师爷主意。”

“是不是跟上次一样？”

“大概吧！”

“公孙白冰大约何时攻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只负责送信。”

“已送出去多久？”

“大约一星期。”

“这么久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们如何迎接公孙白冰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全是师爷计划，我根本只是听令行事。”“他们可能来多少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是否设计对付门主夫人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对了，还有那安盈盈的下落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师爷一手策划，我所知不多……”关小刀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，干脆吓吓她便是，冷森说道：“一问三不知，分明在耍我，你的脸现在只是破点皮，像小绿豆，

还来得及挽救，不过，我看你是不想要了！”突然厉喝：“不说实话就毁容！”

利刀猛往她左脸刺去，鲜血立见，那岂是闹着玩的？吓得李春风全身抽颤，尖声骇叫：“不要！我说我说，公孙白冰已动身，这几天就要攻过来了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当真？”

“已经快了，千真万确啊！你这刽子手，我恨你……”鲜血涌流下来，李春风更因毁容而伤心。

关小刀惊诧道：“你们耍了什么诡计，逼得公孙白冰那么猴急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我们写了夫人血书，说她已被门主囚禁，公孙白冰当然发火，立即攻来。”

关小刀嗔斥：“妈的！一群混蛋！”

情况危急，他来不及再逼问，嗔怒上心头，猝然狠揍下去。“你们这些人，就会搬弄是非，毒杀谋害！全是败类！留你们何用，可恶可恶！”

关小刀猛揍不断，打得李春风唉唉痛叫，鼻青眼肿，几乎昏死，小刀始罢手，怒斥：“今天饶你狗命，哪天再看你为非作歹，小心我一刀砍下你的脑袋！”

又敲一记响头，立即匆匆离去，赶往神剑门通风报信。李春风呻吟中仍见嗔厉吼骂：“臭小子，我要剁烂你！把你的尸体拿来喂狗！”

想及容貌可能毁了，已自伏地嚎陶大哭。

阿樱丫鬟带着不忍走来，道：“小姐，小的替你治伤……”“滚……给我滚得远远！养你何用，全是废物！”李春风反而怪起红樱没有救她，害她毁容，哭得更是悲惨。红樱轻叹，此时李春风瞧来如此可怜无助，但想及她往昔

阴狠毒辣，如此报应，可算是轻微了。

阿樱仔细瞧瞧她那张脸，似乎除了左眼角有一处伤口外，其它并无损伤，看来毁的并不严重，敢情关小刀已手下留情，暗暗嘘气，她已退出，心头反而替李春风担心，她若不知悔改，将来仍会遭到更悲惨下场啊！

阿樱丫鬟默默注视天空冷月，心中千头万绪，跟了如此主人，亦会有好下场吗？

她不禁喟叹了。

关小刀连夜赶往总管府第。

幽雅书轩里头，胡三爷总是找时间多自修，以弥补早年未曾读书之遗憾。

夜已深深，总管府第除了大门仍见两盏红灯笼之外，一切似乎已沉入黑夜之中。

关小刀好不容易赶回，守卫瞧及此人满脸青紫，一时倒未认出是大红人关小刀，警觉地冷声盘问。

关小刀立即说出大名，表示有要事求见，守卫疑惑地瞄了几眼，始发觉的确是小红人没错，立即拱手欢迎，赶忙开门让他进入，并通报消息。

那消息未到，关小刀已追向大厅，瞻望厅旁书轩火光仍亮，已自喊道：“三爷，大事不妙了！”

胡三爷已从门缝中瞧见关小刀受伤，惊愕立起，想迎门而出，关小刀已

撞了进来，拱手拜礼，急道大事不妙。

三爷道：“你的伤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探点秘密，吃点小亏，算不了什么，公孙白冰已发难，可能已经打到襄阳了。”

三爷一愣：“真此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师爷以夫人名义，写了血书，公孙白冰当然当真。”三爷脸色不由抽变：“司徒昆仑未免过分，我得赶快前去知会门主！你回去叫三侠准备，随时出战。”

关小刀拱手为礼，飞奔而退。

三爷不及整理，赶忙掠窗而出，直奔神剑宫城。

月黑风高，一切冷冷清清，三爷甚快赶至宫城，哪管得门主可能入睡，已以紧急状况求见。

侍卫通报之下，门主乃披外袍，约人在清风雅阁相见，此处本是品酒下棋之地，现在还摆着残棋，门主无心研究，一脸不悦地等着吵醒他的人。

胡三爷甚快前来拜见，门主回言：“何事快说！”胡三爷已将公孙白冰可能已领兵攻来之消息说出。

门主闻言，不怒反喜：“他终于攻来了？我正愁找不到人算帐，这下可有门路了！”

胡三爷闻言一愣：“门主不觉这是阴谋？有人假冒夫人写血书，挑拨双方敌意？”

门主冷道：“有些事总要解决，再忍下去，跟乌龟有何差别？”对于公孙白冰和自己妻子传言，他老早想宰了对方。胡三爷急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恐怕得牺牲弟兄……”

门主冷道：“他们怕吗？大不了我亲自出征便是！”胡三爷道：“弟兄并不怕牺牲，只是若为奸计而牺牲，未免太不值得。”

门主冷道：“这话你已说了千百遍，我听腻了，你怎么不替我想想，要是你老婆……”

一时不知如何可比喻才恰当。

胡三爷道：“门主这话显然不妥，夫人一向对您忠心耿耿，您却为了公孙白冰缠她而怪罪于她，似乎有失偏颇。”

“不用你教训我！”

门主冷喝，走向墙窗，似知理亏，不敢再责言，脸面不时抽紧，又转回，冷声道：“抛开个人恩怨不谈，你说，敌人攻来，待要如何处置？”

胡三爷拱手道：“既然是因血书引起，自该请夫人出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”

门主冷哼道：“又是要女人出面，我这门主是干什么的？”胡三爷道：“门主大智、大勇、大仁，才会做此决定，弟兄会感激您的。”

门主轻斥：“好啦好啦！每次都有一番大道理，我这门主早已经是空壳子，管看不管用！”

胡三爷拱手：“属下不敢，还请门主三思！”

门主顿坐棋桌旁，瞄着棋盘，想着心事，不久，遂道：“血书又是谁写的？你该不会认为又是师爷吧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无凭无据，不敢乱猜。”

门主冷声道：“师爷也真是，老以长辈身分说东说西，难道我一点用都没有？”

胡三爷不便开口，静听消息。

门主推着棋子道：“能在棋盘上的子，才有用处，我们还是准备应战吧！”

胡三爷诧异：“门主！”

门主道：“不要说我一意孤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棋子要摆在棋盘上才能用，夫人早在中午以前往天山，说是去拜访她师父、师姐，我能不准她去吗？”

胡三爷怔忡万分：“夫人当真走了？”

门主道：“你怀疑我的话？”

“属下不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这分明别有预谋……”

门主制止他说话，道：“不管预谋如何，请你多替我想想，多替神剑门想想，公孙白冰三番两次摆明要娶我老婆，还嚣张到来神剑门耀武扬威，我早该下挑战书，跟他一决雌雄，你们偏又不准。我也是人，也有感情，你们偏要把我看成长不大的文弱书生，处处向我说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尤其师爷，还要干涉我私生活，我难道这么不济吗？”

全神剑门都知道你胡三爷神气，都知道师爷权力比我大，他说的话，比我还管用，我算什么？

你们如果认为门主要像现在这样，温文儒雅，只会下棋打猎，那倒不如到京城找个公子哥儿来做做，我告老还乡，去当猎人算了。”

胡三爷但闻门主唠叨，暗暗轻叹，他若不是对师爷唯唯应诺，自己岂会对他如此？

门主冷道：“就像现在，我决定开战，你又说我是在吃醋，难道全为了吃醋？我还有门主尊严要顾，吃醋只不过是附加上去罢了。”

胡三爷忽而决定什么，认真说道：“门主当真认为开战较好？”

门主道：“至少可以杀杀灵刀堂气焰，至少总比天龙骑跟侍卫队不断开战的好。”

胡三爷当下点头：“好，战吧！属下全力支持门主命令。”

门主乍闻，反而怔愣：“你支持开战了？”

胡三爷含笑道：“门主不是说要自行决定一些事情？那正是好的开始，至少您不必再拿师爷命令当命令。”

老实说，弟兄们这几年顾虑的全在于师爷用权太滥，门主若想重振声威，第一个该对抗是内心中的自己，当然这个‘自己’的压力大都来自于师爷。

也就是说，您只要不让师爷压下去，而且行事据理据义，属下以及所有的弟兄，必定肝脑涂地，追随到底。”

门主喃喃说道：“说来说去，就是要对付人，得先学会如何对付师爷就对了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正是此意，不过，也不是完全对付，有理者听之，无理者避之，就像下棋，明明是死棋，又何必硬被迫着走呢？”

门主还是瞧着棋盘，模样似是思考棋路，心头却想着三爷所说种种，老实说，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，自己个性亦要负大半责任——对师爷的敬畏，不可否认，除了尊他为长辈，遇事稍让外，总还带点惧于对抗成份。

想及师爷威严及霸气，他内心不由挣扎。

胡三爷看出什么，指着棋盘说道：“门主瞧及对盘那‘将军’吗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何意？”

三爷道：“你怕他吗？”

门主道：“不怕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“不错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三爷道：“那‘将军’就是公孙白冰，你恨不得要摘下他，这比喻恰当吧？”

门主默然点头。

三爷突地加重声音：“连将军你都不怕，还怕身边的‘相’吗？相是用来佐国，你要他往东就东，要他往西就往西，不管是老相还是新相，如若老相不断逼着元帅怎么走，这盘棋还能赢吗？”

门主恍然，频频点头：“是不能赢！”

三爷道：“纵使相猛，元帅仍有更猛的车、马、炮镇守，有何好怕！”

门主猛然击掌叫对，笑颜顿展：“好个车马炮！我怎忘了还有这么多能手？实在该死！”

三爷瞧他有所顿悟，暗暗欣笑，道：“门主如果觉得相太威猛，可以把车马炮调在身边，您未必要把相压下去，却也不必让相所压。”

门主欣喜：“有道理，你去调人，把那什么浑小子，耍大刀那小子调来，我要他当成我贴身护卫。”

三爷道：“若调他来，自是恰当，不过，此时门主若想开战，此事得暂摆一边，毕竟他能以一敌百，神勇天生，是不可或缺的好棋子。”

门主道：“那就等战后再说！”

三爷道：“门主确定要开战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不是要杀得血流成河，能把对方逼退，杀杀公孙白冰气焰即可！”

三爷道：“正合属下意思，至于夫人之事……”

闻及夫人，门主脸色又僵，冷道：“这场战争，跟她无关，为何还提她？”

三爷道：“此事既然是阴谋，总该派人去找夫人，免得她有所失闪……”

门主摆着手：“这事由你去办便是，我懒得心烦！”三爷还想劝几句，外头已传来通报声：“师爷求见。”打断两人思绪。

门主怔愕：“他来做啥？”

三爷道：“大概发现属下连夜求见吧！”

话未说完，师爷司徒昆仑已踏步进来，灰发梳理整齐，似

是未曾入睡，他总踩着君临天下步子，信心十足，且带霸气地迎面而来，拱手为礼，稍急道：“属下但闻总管连夜进宫，自知有事，特地赶来探询，也好有个共拟对策。”

门主乍见他，本有畏缩之意，但想及车马炮之事，心神稍壮，既然已决定脱离阿斗形象，总该有个开始。

他道：“总管已探知公孙白冰暗中攻来，我们正商量对策。”司徒昆仑闻言诧异：“真此事？”

暗暗吃惊，胡三爷这家伙如何得知？

胡三爷道：“宁可信其有。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此事揣测不得，万一……”

门主道：“我已决定开战，对方实在欺人太甚！”

司徒昆仑乍闻决定开战，正和他计划不谋而合，追究其真假消息已是次

要——显然门主已相信。

他急道：“门主决定抵挡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事情总要有个解决，明天一早，下令召集大军，全力抵抗。”

司徒昆仑拱手：“属下自是照办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倒未必要调大军，毕竟消息未能确定，且劳师动众，容易造成恐慌，属下以为，先派强军应战，另有战况，再行处理不迟，就像下棋，必定强军先行！”

门主点头：“也好，先调派高手去吧！”

司街昆仑道：“万一对方大军入侵，岂非失了先机？”有意否定胡三江意见。

胡三江道：“如果公孙白冰够聪明，一定不会派大军，因为他是中了奸计，志在救出门主夫人，若带大军，未免太慢了吧！”司徒昆仑斥道：“这丧心病狂家伙，若敢来，照样让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门主道：“你们协商，看要派谁去，还有，谁要当此次总指挥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属下带军吧，十余年前大洪山一役，照样打得灵刀堂溃不成军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天龙骑善于作战，该由属下领队才是。”司徒昆仑道：“天龙骑既然善于作战，由我指挥，照样能发挥功能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可惜他们和师爷格格不入，恐难从命。”司徒昆仑冷笑：“那岂非抗命，天龙骑岂非全都要问斩？同是神剑门下，谁又不听谁指挥？这分明是有意造反，三爷心态未免让人不解！”

胡三爷冷斥：“侍卫队和天龙骑一向不合，众所皆知，师爷又何必趁机挑骨头？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事有轻重、大小，敌人既来犯，还闹什么内斗，此后天龙骑、侍卫队要再争斗，一律斩！我看谁还敢闹！”此话无异老大，门主听来不是味道。

胡三爷冷斥：“要问斩，也得门主下令，师爷未免太激动了吧！”

司徒昆仑但觉越权，拱手道：“属下意见，还请门主采行。”门主冷声道：“别老是拿斩来办人，他们闹得太久，还要多沟通，才能解去前嫌！”

司徒昆仑意外门主今晚意见特别多，冷道：“乱世用重典，古法可循。”

门主道：“却不能乱斩来斩去，我看就由你出任指挥官吧！总管负责保护神剑宫城，责任一样重大，何况，我喜欢下棋，你棋艺不错，得该教教我车马炮如何运用、布局，省得我老是输棋。”

司徒昆仑但闻出任指挥，立即拱手道谢，至于斩不斩人，已不重要，他原本即已计算发动战争，也好将天龙骑据为已有，刚开始未免有所反弹。

日子一久，再加点小恩惠、手段等等，岂非照样瓦解？到时神剑门已无任何反对力量了，胡三江也只好蹲坐冷板凳，有若脱了毛的秃鹰，根本起不了作用了。

胡三爷闻门主说及车马炮之事，分明另有暗示，心念为之一闪，已知所言为何，他想，门主大概要留自己守在身边，也好巩固核心。

如此一来，司徒昆仑身在外头，一时间自无牵制能力，门主压力自是减少许多，说不定因此蜕变，对神剑门获益更加有利。

另外，他也想到找寻夫人下落，亦是要事。

两者斟酌之下，他已拱手拜礼：“一切听门主命令便是！”

司徒昆仑暗自得意，爽声一笑：“总管果然明智，能为大局着想，其实安内跟攘外一样重要，我要不是有了大洪山之捷，也不便强行出征。此事既然已成定局，还请总管回去交代手下，明儿一切听令行事，我既是神剑门之人，又怎会对弟兄偏心看待？照样会把天龙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”

三爷道：“一切有劳了，我回去之后，必定转告，要他们听师爷指挥，莫抗命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神剑门将因此再次大团结，远景可期。”

门主道：“都解决了吧？你们回去准备，明儿出发便是。”

胡三爷、司徒昆仑纷纷拱手应是始退去。

两人相视而笑，虽互道恭喜，但内心互斗仍自不止，各怀机锋地择路而返。

司徒昆仑自觉大获全胜，一路笑回宅第，现在他只考量，要如何收买安抚天龙骑，也好壮大自己势力。

胡三爷却衡量着如何改造门主，以及如何打探夫人下落，当然，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说服天龙骑，心甘情愿让司徒昆仑指挥，却又不被洗脑。

他回到书轩，埋头沉思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次日清晨。

关小刀和天龙三侠身着戎装，匆匆赶来。

胡三爷接见于正殿天龙厅中，还赐坐，以示尊重与爱护。

关小刀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坐此太师椅，被重用感觉使他更为踏实，甚且带点虚荣。

胡三爷甚快把师爷带领出征之事说一遍，引得四人怔诧不已。

尤其是关小刀，急道：“这不就要我走险境？此计划本就是师爷所设计，还是他充当指挥官？我看迟早会被他整死！”

霹雳侠雷万钧道：“我足足宰了他手下数十名之多，他岂会放过我？”

斯文侠谷君平道：“属下认为师爷别有用心，说不定正在计算天龙骑，总管该三思而行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师爷工于心计，叫人防不胜防，弟兄们可能不习惯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你们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了，虽然还是缺点不少，但门主之令，亦不可违抗，所以，我才找你们来先沟通。小刀所言无错误，但师爷既然明目张胆挑明要带队，纵使要陷害，也不可能做的那么明显，你只要多加留意，凭你武功、机智，该可应付过去。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那岂非要一边和敌人打仗，一边要注意后头

是否有人放冷箭？说不定放大炮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所以你们要紧紧配合，以免让暗算者有机可乘，作战时，还是以天龙骑为班底，可减少不必要损失。”关小刀能说什么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胡三爷道：“至于万钧所提，和师爷手下可能冲突，可能免不了，然带队的是师爷，成功或失败，对他影响甚大，我想，他该会把天龙骑和侍卫队错开。如此，可省麻烦。若真混合一起，还是一句老话，你们要互相照应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他们敢挑衅，先宰了人再说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千万不可，我不在，你们不能中计，免得师爷借故找麻烦。”

雷万钧支吾着，似乎难以接受。

胡三爷转向方子秋，道：“你最为稳重，分担责任自是重些，若有情势

不对，不必硬撑，想办法先保住自己安全再说。”方子秋颌道：“属下自会见机行事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我留下来亦非无事，得整顿内部，尤其需把夫人找回，免得她有所失闪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安盈盈也失踪甚久，三爷可否帮忙找人？”胡三爷道：“我一直在找，这其中似有秘密，至少司徒昆仑可能另设囚人地方，能探出来，尤其难能可贵。”

关小刀感激三爷如此帮忙，暗暗替安盈盈祈福。

胡三爷道：“我留下整顿内部一事，千万别露口风给任何人知道，免得徒生变化。”

四人应是。

眼看让师爷指挥已成定局，他们不想再争什么，现在该是想办法如何应对一切，才算正途。

三爷说服四人之后，已叫他们前去挑选四十骑，也好配合

师爷出发。

四人照办，甚快选出，三爷照样慎重交代，出外作战，不能有私怨，要服从军令，众人虽讶异听令于司徒昆仑，但四十骑平时训练有素，自是唯命是从，不再多言。

三爷感于部下忠心，一个个拍肩打气，一时感情交融一片憾力不小。

众人共进早餐后。

师爷传令下来，要天龙骑先行出发前往襄阳。

三爷自知他老谋深算，待出发后会合，可省去现在因初见面所可能引发之争吵。

天龙骑自是乐于接受，当下整军上马，抓着武器，浩浩荡荡奔行而去。

关小刀本想骑他那匹火神驹，但考虑此次乃去作战，火神驹还小，跑得不快，难免有受伤之虑，只好留在总管府中。

总管但觉此骑怪异，似骡似马，大概想不出他能跑多稳，然而小刀交代，也就指示特别照顾，小刀得以放心出征。

至于跟班阿祖，他是想凑热闹，可惜没他份儿，也只有干瞪眼，然而他是否会径行溜去，自不得而知。

奔骑连赶三百里，果然已从襄阳飞鸽传书得知公孙白冰果然引军攻击，还拿下神剑门重要据点。

众骑士不禁战心大起，加快速度，连夜追赶，以期早日迎战敌军。

一连三天，终抵襄阳，分舵主早被宰了，神剑门弟子心慌意乱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方子秋立即统合群众，齐聚靠江之分舵。

从此双层楼阁往江面望去，退可守，进可攻，的确十分理

想，然而此楼现在却被砸得门窗尽碎，另有一面墙被烧成焦黑。一名香主道：“三天前夜晚灵刀堂突然发难，来了百余人，先是火箭攻楼，随即又杀将过来。

他们全是一流高手，舵主及十数名弟兄不敌，已战死，属下已将尸体运回，找不到亲属者，就地掩埋。”

雷万钧哇哇狂吼：“可恶！专挑弱者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咱们干脆杀向灵刀堂，看看谁厉害！”

方子秋道：“大哥且息怒，我们得先研判出他们真正目的，才能迎头痛击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你好好研究，要杀人，第一个派我即可！”立即穿掠窗外，跳落渡口，抓着利剑，来回走动，大有一触即杀之势。

关小刀目光瞄向那道黑墙，道：“这是从外面烧进来，他们箭法那么差吗？”

谷君平道：“三更偷袭，也许射不准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关兄弟发现什么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再差，也不可能一大堆落在外头，他们用意在骚扰，先挑了襄阳分舵，却又不强占，这跟大军压境作战方式不同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难道他们化整为零，避开我们往神剑门总坛攻击？”

谷君平道：“我们走的已是最快捷径，而且后头还有师爷人马，他们这么做可能自投罗网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要是师爷故意拖延坑我们，岂非让敌人得逞。”谷君平轻叹：“这正是我所最不想见的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却想到一个可能性。”

方子秋、谷君平急问。

关小刀道：“照公孙白冰对门主夫人之痴情，若听到她血书送信，必定发狂，他可能自行先采取行动，而且必走捷径。我上次从灵刀堂返回，他就安排一条捷径让我走，结果足足省了两天时间，我想，他一定走那条路，攻襄阳，根本就是佯攻。”

方子秋脸色稍变：“关兄弟为何不早说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以为大军压境，该是挑明的攻，现在看来完全不是，才想到有此一条捷径。”

方子秋急问：“那捷径在何处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攀过桐柏山，出口在泌阳附近。”

方子秋当机立断：“差不多一天时间，咱们截拦过去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从这里只要一天，他们三天前已发难，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洛阳城了吧！”

方子秋道：“倒也未必，公孙白冰可像师爷一样，让一批人马先行开战，待大军赶来，他再趁机杀人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多留桐柏山区几天，等待战况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这么说，倒是有理了，那咱们是全部动身，亦或留下一半人马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山区不适合大队作战，不如留下二十骑和雷大哥把守，咱们杀往泌阳那头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雷大哥易怒，我也留下吧，否则师爷一来，必定出事，你们去拦人，不必硬拚，只要能找出敌军，自能胜仗。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就这么说定，谷三侠，咱们这就动身！”

猛地潇洒想蹿窗而出，却发现关刀太大，差点撞向窗框。

他急中生智，立即扭拆刀柄，变成两截，终能顺利穿出，演化一招漂亮飞鸟投林，直射渡口战马，尴尬、得意笑声传得好响。

众人看在眼里，会心一笑，相处日久，他们已了解，智中

带憨的小刀，偶而总有惊人之举，就算平时，那把大刀，即够引人注目，

而展现戏剧效果。

谷君平不敢耽搁，跟着穿窗而出，飞落战马，配合小刀，向雷万钧招手，道声“大战由你，小战由我”，即领二十骑策马飞奔而去。

雷万钧听及大战在此，更自精神百倍，直叫两人快去快回。

他身材魁梧，却用小剑，直觉上少了点什么，瞧着小刀手中那八丈把偃月刀，不禁欣羨，似有了改剑换刀意思。

关小刀和谷君平连日赶路，狂奔数百里，终于渐渐接近桐柏山北麓，瞧瞧四处，秋风吹拂，满山的梧桐黄叶萧萧，有的随风飞空翻舞，美景怡人。

关小刀却无心赏景，说道：“看来似乎没动静，谷三侠且领二十骑在外头飞奔，也好让尘烟滚滚，我好躲在林中，看看是否有动静。”

谷君平额首，立即喝着二十骑斜冲而去，卷飞黄叶飘扬，颇有奇景。

关小刀却跳下马儿，亦步亦趋，探搜过去。

及近黄昏，又搜了数里路程。

不远处，已见归鸟呀呀散飞，穿掠于黄叶间。

关小刀忽觉不对，忖道：“归鸟应是成群且悠哉，岂会像现在，四处散飞？一定有状况。”

他立即将马匹牵往隐秘处，把大刀拆成四节，三支刀柄插于背部皮套，手抓刀身，渐渐摸向前方。

不久，躲向一颗长满青苔岩石后边，探头窥瞧。

大约五百丈远近，有个小断层，其上头杂草丛生。

梧桐隐秘处，但见人头轻晃，似有不少人潜伏其内，偶有

人伏身而起，见及带绿衣色。小刀暗喜，那绿衣是百灵刀堂衣色，显然是对方伏兵没错。

他大胆再潜近，绕往斜上头隐秘处，顺风之下，已听得淡淡话声传来：“对方好像有兵马……”

关小刀顺势往外瞧，数里之外，尘烟滚滚，该是谷君平引带军队没错。

又有声音说道：“好像不多……”

“大约几十骑吧？”

“他们已有查觉？”

“不知副堂主怎不下令攻击？”

“好像在等大军过境。”

“可是大军却来了……”

“这不是大军，是小堆人马，可能是试探者。”“其实，昨天就该攻击才对，天色好，敌军又未增援……”“副堂主自有打算！咱们听令行事便是。”

“听说这次是副堂主自行行事，未经过堂主允许？”另有一名说道：“副堂主似想救出神剑门门主夫人……”较长声音斥道：“饭多吃，话别乱说，咱们当下属的，有令就听，出事自然有人扛，继续监视，有状况立即回报，我得回去向副堂主报消息。”

说完，那较长者径往山坡潜去。剩下几名前锋军，总在抱怨为一女子争战，未免太不值得。

关小刀暗喜，公孙白冰果然在等大军过境，终于能及时截住他，这场战有得打了。

他慢慢潜退出去，牵着马，绕了一大圈，始敢掠骑飞奔，直往小村镇掠去。

夕阳下，红光遍野，村镇瞧来别具古朴风情。

待小刀赶到时，余辉已弱，却仍可见及路旁石碑刻有“三酮口”，石碑斑驳，显然此镇历史久远。

关小刀方想进入，谷君平迎面奔来，问道：“可有结果？”“人果然在里头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不清楚，不过，可以确定，公孙白冰还在山区。”“他们在等大军过境？”

“可能吧！”

“现在大军已现，他们会攻来？”

“可能不会攻击。”

“何解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公孙白冰既然等了那么久，自是想隐去行踪，他若反攻，岂能自露行踪？所以我觉得，他会利用机会，暗自潜往洛阳城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可惜在镇中布了局，却派不上用场……”关小刀道：“想撤走，也得小心，他们监视相当严密。”谷君平道：“关兄弟是要将人撤往何处？”

“当然是半途截人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想公孙白冰必定今晚动身，他已等不及，他会绕到北边有条山径，那里直通洛阳，我们截他便是。”谷君平道：“可要派人前去通知师爷和方二哥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是该派人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我看咱们先去拦劫，能战就战，不能战，改采烂打，能挡多久算多久。”“公孙白冰个性高傲，他若被发现，必定不肯再躲起来，这对我们相当有利。”

抓着手中大刀，他早想会会公孙白冰有何过人之处？谷君平道：“那吃顿饭再动身吧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能停留，公孙白冰发现我们来到，可能立即采取行动，我得赶快截去，至于你们，找机会跟上便是。”

“这么急！”谷君平却又觉得小刀说的有理。

关小刀道：“不但急，而且不能骑马，有人会天听术，可听出马匹奔走动静，所以你们摸来时，最好把马匹摆在若隐若现之处，留几人看守即可。“对方见着马匹，必定以为我们还在此，行动自然松懈，而且，公孙白冰可能留下人手，进行事后搔扰，故意让我们以为他还在林中。”

“关兄弟是否有实战经验？”

“当然！”关小刀笑道：“跟我爹常打，他可是沙场老将，这把刀听说曾经横扫江湖未曾失败，他却时常败在我手下，所以我应该青出于蓝，公孙白冰这次惨了！”

神刀关海天之名，谷君平自是听过，他和胡三爷可谓神剑门双霸天，参加无数战役，终能立下汗马功劳，他的儿子难怪精于征战之术。

谷君平笑道：“看来三爷研究兵书，还不及你实兵作战来得管用啊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怎能跟三爷比，只是我爹说，死读兵书，不如战场走一遭，就像现在，西方夕阳将沉，东方彩云甚浓，那头山区必定下雨或起雾，就像那山林有的树叶落得较秃，有何功用呢？简单，那里风势必定较强，然后看看是左边较秃或右边较秃，何功用呢？那是风向往那边吹。知道以后，当然最适合放毒烟之类作战，就算避难时，也可以选择上风，免得二次受击。”

谷君平但闻小刀光看地势却知天文、风势，甚且了解如何应用，不禁大为折服：“看来我得向你研究研究啦！”关小刀爽声一笑：“你不是对佛经有所研究？还会对别的有

兴趣？”

谷君平知他所提及乃是跑到少林出家一事，不禁带窘一笑：“只要有学问之处，我都喜欢研究，不仅止于佛门中事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再教你一招，此村屋顶都是树皮、芭草居多，必定很少砖石砌成墙壁，在里头谈事情，最保密！”

谷君平一愣：“怎会？少了砖石，岂非更容易窃听？”

“外行！”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我爹说，泥墙比砖墙更能挡声音，当然竹片糊的又另当别论，像我们这些高手，耳朵灵的很，茅草上不易藏人，房子又简简单单四四方方，谁靠近，立即清清楚楚。”

所以说在此谈事情最保密，不过，若你硬要说它不正确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战事全冲经验，就偷袭芭屋，有人喜欢从屋顶往下攻，有人喜欢破墙、破窗门而入，哪能说谁对谁错？我能断定此村泥墙大概一尺厚，已经很了不起！所以说，在里头谈事情最保密！”

谷君平进过此村镇，泥墙果真尺厚左右，不禁惊诧道：“你如何断定泥墙厚度？”

关小刀自得一笑，指着一栋树皮屋子，那凸出之横梁，道：“此梁大腿粗，想来不轻，他们却轻易放上去，而且还是新的，泥墙却是旧的，那表示此墙坚固耐用。”

你再看看泥墙形状，通常都是一尺、半尺比例，当然是宽的往下摆才稳，那不是一尺厚墙是什么？”

谷君平哑然失笑：“想必关兄弟已猜出要如何进攻此村了吧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一尺泥墙，要比一般砖墙坚固，破墙而入，简直自找麻烦，当然是火攻或破门窗了，屋顶也不划算，我看至少一半屋顶那芭草底下一定还有树皮，树皮韧性远比木板强，想

破它，也未必破得了呢！”

谷君平至此，完全佩服他判断力，哈哈畅笑：“难怪你一马当先出征，全无惧色，俨然沙场老将，神刀前辈把你教得太好了。”

关小刀但觉飘飘然，却老想表示客气地说哪里哪里。

说话间，两人已进入村镇，老百姓早就因不速之客突然光临而躲入家中。

至于天龙二十骑亦四散开来，在谷君平以银子交易下，村民已乐意拿出食物让不速之客食用。

关小刀要了一只烧鸡之后，留一马匹，和谷君平谈些细节计划，已抢时间地往北面潜行去。

他边走边啃烧鸡，眨眼填饱肚子，深怕手滑，碍了刀法使用，遂找条小溪洗把手，但觉小溪蜿蜒似往北山那头延伸，也就逆溪而上，直到天黑，始敢再探山郊，辨了地形，直掠而去。

再奔半里，眼前出现稀落梧桐山林，起伏中，只见一小山丘凸于左山脉，其背面不远即是山脉小断层，两者间则有小径，自是伏击好地点。

小刀遂往那小山丘掠去，丘上仍有十数株梧桐，可惜叶已落光，否则藏于树梢，视野更广。

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藏于树干、岩石之间小凹处，开始认真监视山林那

头。只要有人欲北上，必定可能穿过此山径，正好逮个正着。

就此，他静默等待。

时间渐渐消逝，明月已露山头，山风徐来，初秋让人觉得索寒，小刀搓搓肌肤暖和一下，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寒冷。

转眼间，初更已至。

关小刀突然发现山林鸟儿声音稍惊，瞧见不着飞动之态，他总觉有人活动。

当下抓紧大刀，准备偷袭。观察一阵，果然有所动静，那骚动并非延小径而来，而是顺着山脉发展。

他当机立断，立即潜奔山脉那头，找了一株巨梧桐，躲在其后，还伏地成石，黑夜看来，不便分清楚。不到半刻钟，果然见及三名绿衣人掠身过来，关小刀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果然料对了，想必公孙白冰将现身。

心念未落，已见一道白影闪来，正是外型俊挺，却带高傲的公孙白冰已临。

关小刀更是欣喜，终于等到证实。

他正考虑是否施以突击？

心念一闪中，还是决定突击，毕竟对方还有三名助手，不来点出奇制胜，有失兵家常理。

但见三名绿衣人走过，后头公孙白冰道：“可发现小径？”三人回答已经发现，公孙白冰含笑：“这就对了，咱们已绕过对方警戒线，即刻全力奔驰！”

三人应是，再次逼近不及七丈。

关小刀考虑要突击三人，亦或公孙白冰？

挣扎中，三人已穿掠而过，关小刀立即抓刀在手，但见公孙白冰不及六丈远，猝若怒虎扑羊截刺过去，一招“乱刀满天飞”，猝见那偃月刀化斩切来，另三把本是刀身之硬铁棒，旋成飞钹式地贯冲而至，更见匕首幻成流星般，齐往公孙白冰四面八方冲打过来。

那电光石火之间，又如此之近，攻势更出乎意料强劲且快速，公孙白冰登时慌了手脚，着实不知该如何应付。

情急之下，只能力求自保，马上分辨熟刀熟棍，硬是猛喝，

真力逼至极限，硬接那三节旋花棍，手中利剑猛挑小刀那把大刀，同时想躲闪那流星般匕首。

在那电光乍闪之际，锵锵为之暴响，公孙白冰竟然无法荡开那把青龙偃月刀，虎口正觉生疼，砰砰再响，二旋棍击中其胸、背，另一棍扫肩而过，痛得他闷哼，倒退数步，幸好闪避处，匕首斜切过来，勉强切断其头巾发带，他已是乱发披肩。

三名随身护卫见状大怒，厉喝一声，齐冲过来，三把利刃奇猛砍刺过来。

关小刀自己料着，赶忙落地打滚，仍又吼道：“乱刀满天飞！”双脚旋勾棍棒。复往其中两人砸去，左肩故露空门，引来另一把利刃砍将下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关小刀猝然反刀砍向近身利刃刀背，锵然一响，利刃断飞，吓得那人惊荒失措，愣了一下。

就只这一愣，关小刀喝着霸劲，大刀如扇扫来，直若拍苍蝇，打得那人倒栽撞着左后同伴，三人为之跌成一团，另两把利刃却被铁棍打得东弹西晃，幸那两人急中使劲抓紧否则早被荡飞。